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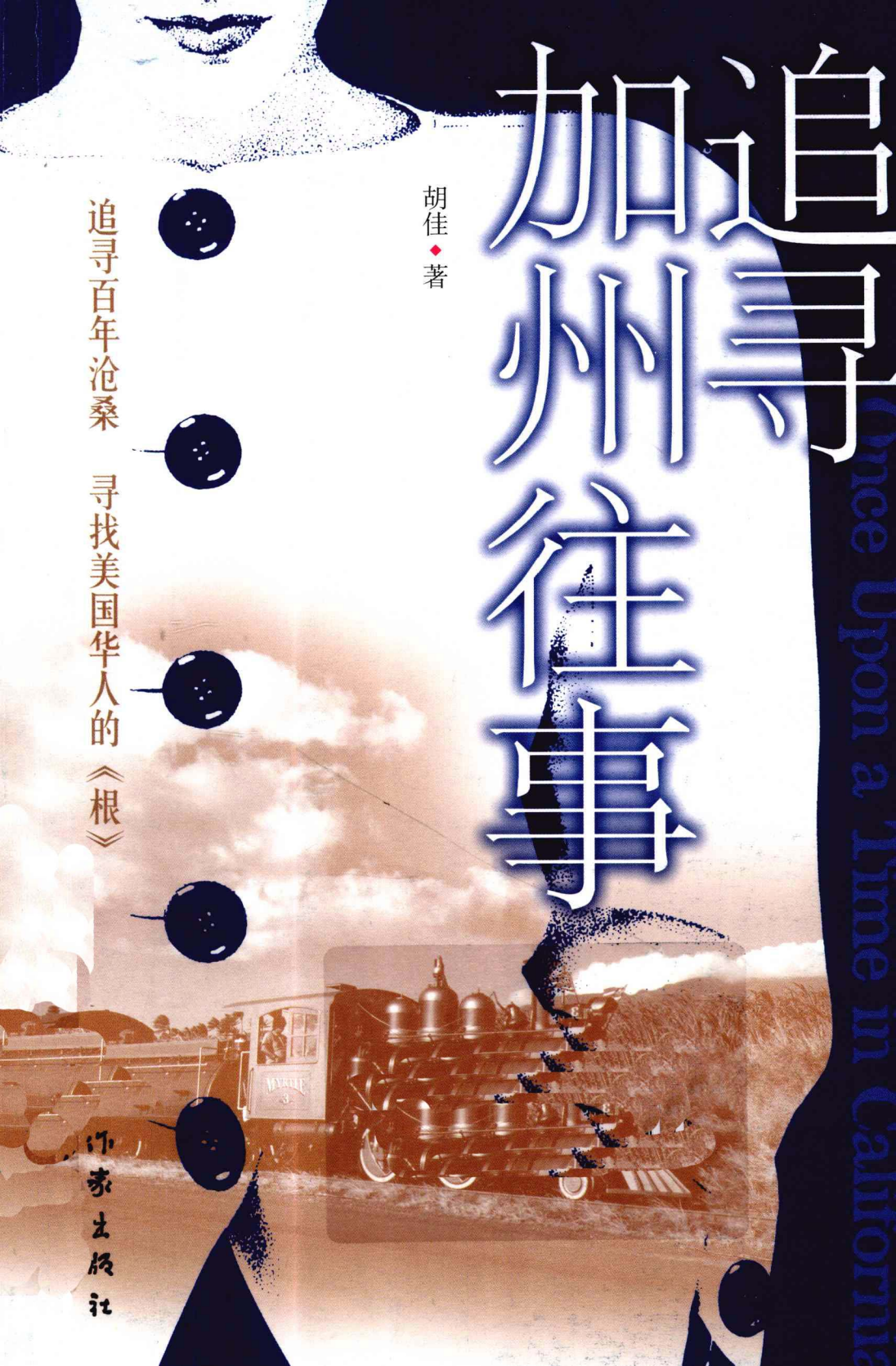
追尋加州往事

胡佳◆著

追尋百年滄桑

尋找美國華人的《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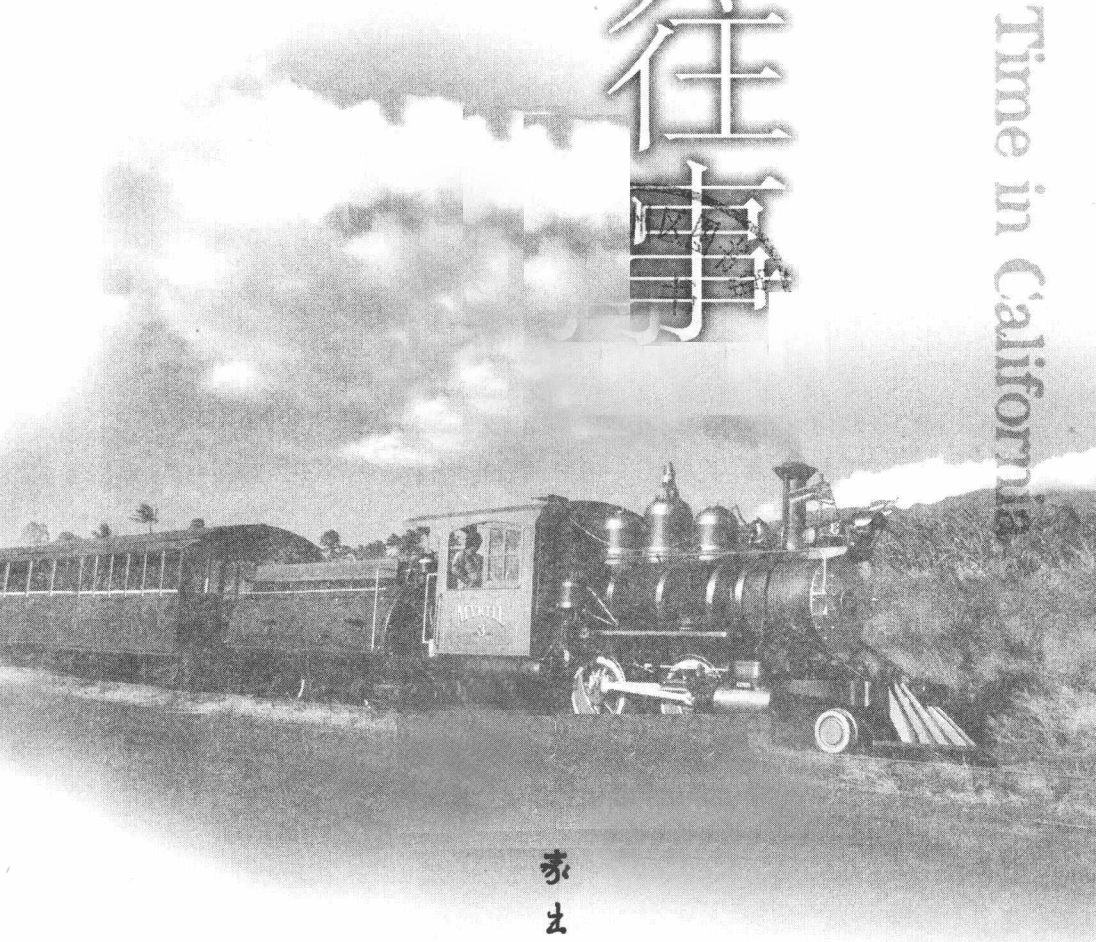
作家出版社



Once Upon a Time in California

追尋 加州 往事

胡佳◆著



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追寻加州往事/胡佳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2. 1

ISBN 978 - 7 - 5063 - 6177 - 4

I. ①追… II. ①胡…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43599 号

追寻加州往事

作 者: 胡 佳

责任编辑: 王 征

装帧设计: 四色土设计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刷: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数: 180 千

印张: 16.5

版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6177 - 4

定价: 26.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录

P003

I. 太祖爷爷

——爷爷讲给我的故事

P027

II. 祖爷爷

——爸爸妈妈的窃窃私语

P117

III. 爷爷

——他的，也是我们全家人的故事

P139

IV. 雷彬彬

——写在我日记本里的故事

P191

V. 祖爷爷的女人

——我终于找到的故事

我们这一代人，才不会有谁对什么“往事”感兴趣呢，更别说是在大洋彼岸的“加州往事”了。

其实，我一开始想要追寻的，是我爷爷断断续续讲给我的一个支离破碎的故事。一提到这个故事，我爸爸妈妈就交头接耳闪烁其辞欲言又止。故事说的是，我们雷氏家族一位百年前出洋不归，而令后代子孙们恨爱交织到死都不肯原谅的“家门逆子”——我的祖爷爷，还有祖爷爷身边的那个若有若无扑朔迷离的神秘女人。

祖爷爷的女人，不是我祖奶奶，That's for sure（那是肯定的）。

因为妈妈说过一句话，在祖奶奶的葬礼之后：“老爷子到死都不肯回来，一准儿是在那边有人了。”

“这话我懂，”我说，“就是有外遇，有小三了。”当时我刚七岁。

妈妈一听脸色霎变：“你给我闭嘴，雷彬彬！小小年纪不学好……”

我不再做声，却心底里暗乐，做妈妈的又低估了她女儿的智商。

妈妈这句话是背着爸爸一家人说的，就是背着我的爸爸还有爷爷奶奶。这里头没有什么叔叔伯伯、大小姑姑，因为我爸爸是根独苗。

打那以后，妈妈再没说过这话，也再没当我的面儿议论祖爷爷和祖奶奶的事，因为这个话题在我们老雷家是个忌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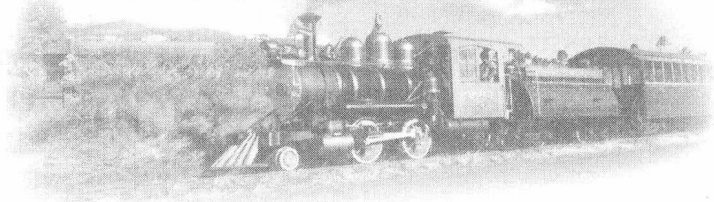
可是打那以后，我就把这句话给记下了。其实我也没有认真去记，但这句话就在那儿。这是一句你听过一次就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话。

所以，十五年后的夏天，等飞机到了洛杉矶机场，我没有转机去诺瓦克，去我应该去的讲好了要去的全家老小都以为我会去的普林斯顿大学——那座我爷爷曾经留学六年并终身引以为荣的长春藤学府。我把那张值好几百美元的机票扔进厕所的抽水马桶，转身搭上了往东北方向的 Grey Hound（灰狗长途车）。

东北方向，距洛杉矶大约七十英里处的弗斯鲁克谷，我知道，我的祖爷爷，还有他的父亲——我的太祖爷爷，曾经在那一带待过不少日子，和一百多年前远涉重洋到美国的许许多多华工一样，在那一带探过油、挖过矿。

I. 太祖爷爷

——爷爷讲给我的故事



时候，爸爸带我和妈妈去祭拜过祖坟，其中居然有太祖爷爷的坟。爸爸说，就是个空壳，里头没人，几件衣冠而已。又说，你们看这漫山遍野，女人的坟是实的，男人的坟几乎都是空的，不是打鱼死在了海上，就是出洋死在了海外。

我太祖爷爷死在了海外。

太祖爷爷先到南洋，过几年捎回话来说去了檀香山，再过几年又说去了洛杉矶。就在我祖爷爷十岁上，村里又有人从海外归来。来人没回自己家，却先奔了我们家。其中一位祖爷爷的堂兄名叫雷炳圳的，对我太祖奶奶说：“婶，叔在那边病了，病得不轻呢。他怕自己挺不过这一关，又有好些事情要交代，嘱咐我这一次一定把坤仔带过去。”

太祖奶奶说：“病了？病了不赶紧回来，在外边耗着算怎么回事儿？”

堂兄摇头：“难，叔根本就动不了。”

太祖奶奶问：“什么病？”

堂兄迟疑：“我不知道，连大夫都说不太清楚。”

过了很多很多年，一直到我爷爷去了美国念书，祖爷爷才告诉他，太祖爷爷是被人打了，被洋人打了。

I-2

我的太祖爷爷，大名雷绍德，当年从夏威夷去美国本土是听人说洛杉矶那边发现了石油，油层浅得在自家后院刨个坑就能

舀，而且舀多少炼油公司就收多少，价格还一天往上涨一三，不等于捡钱吗？难怪美国人管那黑糊糊油腻腻的玩意“Black gold”（黑金）。

相传早在墨西哥人迁徙加利福尼亚之前，当地印第安人

缠快花光了，同行者中就有人说，这事太不靠谱，不如还回夏威夷种甘蔗去罢。来洛杉矶之前，太祖爷爷他们已经在檀香山置下了一片甘蔗园，收益还不错。太祖爷爷是那伙人的头儿，就挨个劝说大家伙儿留下来。可是说实话，这井打下去究竟能不能出油，他老人家自己心里也没个底。结果，一伙人一哄而散，一半回了夏威夷，还有一半去了洋人的井上做“苦力”。

我这里的这“苦力”二字可不是随便写的，据历史记载，自从十九世纪中叶第一批华工来到美国开金矿、修铁路，他们就被叫做“苦力”，美国人还专门为此发明了一个英文词——Coolie（苦力），所以那种签约中国工人到美国从事体力活的生意就被称做 Coolie Trade（苦力贸易），比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人管修伪满铁路的中国工人叫“苦力”早了将近一百年。

太祖爷爷从檀香山带过来的一伙人就这么散了，带走了几乎所有的盘缠，只剩下我太祖爷爷和他两个最亲的亲信，守着一口和他们的行囊同样干涩的枯井。

这日，我太祖爷爷手里攥着他们最后仅剩的十美分，走进一家杂货店。太祖爷爷准备用这点钱买下最后两袋面包，之后，就听天由命了。

店里有两个小洋孩儿，正缠着洋掌柜的要他们用从野地里捡来的什么东西换糖块。太祖爷爷听见掌柜的说：“不换不换，我这里已经有太多太多了，你们上别处问问。”

两个小孩儿央求道：“您再仔细瞧瞧，我们这都是上好的货。颗粒大，成色纯，你保证不会吃亏的。”

掌柜的说：“货好货坏另说，我拿着这玩意儿找不到买家，换不来钱，何用？”

太祖爷爷粗通英文，大致听懂了他们在讲些什么，遂凑过去

看。两个孩子手里捧着几块红艳艳、光闪闪的小石头子儿，见我太祖爷爷看，就冲着他老人家龇牙乱叫：“Tourmaline, tourmaline, red tourmaline。”（托玛琳，红托玛林。）

太祖爷爷拈起一块，眯缝着眼，借着窗外透进的光亮细细打量。但见那小石头子儿拇指般粗细，呈两宽四窄六方扁平柱体，棱角分明，晶莹剔透，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放射出氤氲七彩。更奇妙的是，悬浮在空气中的尘埃开始环绕着石子飞舞旋转，及至尘埃落定，便在石子两侧分别排列出发散和聚敛的图案。

太祖爷爷见过这种紫红石子，台州老家一个老郎中就有这样的一块，宝贝似的收着，轻易不肯示人。太祖爷爷得以一见是因为当地一位乡绅为儿孙不孝急火攻心血迷七窍，一时背过了气去，用现在的话说叫做心脏病突发。太祖爷爷亲眼看见那老郎中就是用了那紫红石子当场作法，打通乡绅的经络，使其全身气血重新得以循环，事后乡绅以重金酬谢自不待言。

据侍奉老郎中的家童说，那紫红石子可是一货真价实的宝物，官名叫“碧玺”，是朝庭皇室御用之品，备受当朝老佛爷慈禧太后的喜爱。碧玺有赤橙黄绿青蓝紫黑八色，其中红色又按其档次分紫红、桃红、褐红、胭红、玫瑰红、粉红等等。慈禧太后偏爱红碧玺，是因为她生于道光十五年十月初十，属羊，红碧玺刚巧就是她的生肖幸运石。据不完全统计，慈禧的服饰上有红碧玺溜子、红碧玺帽花、红碧玺镶子母绿别子、红碧玺长寿佩、红碧玺葫芦蝙蝠佩、红碧玺双喜佩、红碧玺葡萄佩；随身之物有红碧玺朝珠、红碧玺手串、红碧玺念珠、金镶红碧玺正珠；居室摆设中有绿玉镶红碧玺抱头莲、红碧玺绿玉穿珠菊花、红碧玺佛头塔等等，就连她睡觉的枕头底下都放着一种内红外绿的双色碧玺，名叫西瓜碧玺。

我后来读到了清末大太监李莲英之侄李成武所著《爱月轩笔记》，记载慈禧太后死后的陪葬物品，称其“脚蹬碧玺莲花，重三十六两八钱，估值七十五万两……金丝锦被，制价八万四千两，镶八分珠一百粒，三分珠三百零四粒，一分珠五百粒，六厘珠一千二百粒，米珠一万零五百粒，红蓝宝石大块者约重四钱者十八，小块者六十七，紫母绿五分重者两块，碧玺、白玉共二百零三块。略估珠值八十五万四千二百两，宝石约值四万两千两……”云云。

那家童还对我太祖爷爷说，紫红碧玺也用做朝庭一二品大员佩戴的朝珠和顶戴花翎的装饰宝石，这是权力的象征、级别的象征，连台州县太爷也是不够格的。所以老郎中不敢当众示宝，还有这一层的原因在里面。

想到这里，太祖爷爷问两个小孩儿：“你们拿这些 Tourmaline（托玛琳），准备换多少糖块？”

“两块，一盎司的。”两个孩子比画着，“不，要两盎司的。”

太祖爷爷把手头的十美分悉数交给掌柜的：“给我来十块。”又对两个孩子说：“我换给你们四块，行不行？”

孩子们高兴得手舞足蹈：“你真好，中国人，我们以后还找你换。”太祖爷爷生活的那年头男人脑后都兴拖一条大辫子，一看就是大清子民。

太祖爷爷说：“剩下这几块我不跟你们换，我要你们告诉我这些托玛琳都是从哪儿弄来的。”

两个小孩儿嘀咕一阵，一齐对我太祖爷爷摇头道：“你很狡猾，中国人，可是我们不会告诉你的。”

“那好吧。”太祖爷爷说，“糖块在我这儿，我呢，就住在那儿。”遥指半山腰一处搭起的窝棚，“你们回去好好想想，等想

明白了再来找我。”

当晚，太祖爷爷就揣着那几块被洋人叫做“托玛琳”的紫红碧玺，带着他的大侄子，也就是我祖爷爷的堂兄雷炳圳，启程去了洛杉矶，留下一个姓陈的老爷爷守着窝棚。爷爷告诉过我，这位陈老爷子也是我们老雷家的亲戚，论辈分，我应该称呼他太祖姑爷爷，或者按照台州的叫法，太姑公。

从弗斯鲁克谷到洛杉矶有七十英里，合一百多公里也就是二百多华里，以我太祖爷爷当年的身子骨，只要吃饱喝足，铆足了劲儿，脚底生风，飞腿神行，也就是一天一夜的路程。可当时这一老一小腹中空空、饥肠辘辘，直走了四五天才赶到洛杉矶。

小时候听爷爷讲太祖爷爷的这段经历，他们最发愁的就是在路上吃什么。想想，最后的十美分全拿去换了糖块，哪怕就是留五美分买一袋面包呢，不也能撑几天吗？真搞不懂那时候的人怎么那么实心眼。爷爷见我皱着小眉头发愁，就说，你祖爷爷也没跟我细说，不过我知道你太祖爷爷人缘好自会有人接济。奶奶也在一旁帮腔，说彬彬啊，你小孩子家家就别瞎操这份心了，回头小脸上长出皱纹，多难看呀。

咳，一百年前的事，我操心不操心的管什么用？

太祖爷爷和他大侄子风餐露宿一路颠沛，总算到了洛杉矶的阿拉米达街——那会儿的华埠所在地。从檀香山过来的时候太祖爷爷一行人曾经在那里住过一宿店，还经由一乡党引见结识了一位广州商人邝纪仁老板。在当时堂号林立、宗族割据的美国华人圈子里，祖籍台州的雷、方、邝三姓同属原宗会馆，而与我们老雷家因联姻而结亲的陈氏一族跟胡姓和袁姓组成了笃亲公所。

这一次，太祖爷爷就直接去了邝老板在禄国楼的华昌隆货行。我做梦都想不到我太祖爷爷他们当时有多么狼狈——面黄肌

瘦、衣衫褴褛，活脱脱一对叫花子，就差手拿打狗棍了。货行的伙计们见了直啐，像撵狗一样地撵他们，直到我太祖爷爷捧出了宝物。

邝老板拈起一块紫红碧玺，眯缝着眼，借着窗外透进的光亮细细打量。他嘴上不说，可那抑制不住的喜悦，早让我太祖爷爷看出来。邝老板付给我太祖爷爷八十美元，临离开的时候，嘱咐他搞到了货还送华昌隆货行，有多少要多少。

I - 3

太祖爷爷带着他大侄子回到弗斯鲁克谷，回到他们的窝棚，留守的陈老爷爷说，有两个小洋孩儿来找过好几次了，每次都带着“托玛琳”。

太祖爷爷问：“人呢？”

陈老爷爷说：“今天已经过来了，甭急，明天肯定还来。”

第二天吃过午饭，两个小孩子果真来了。太祖爷爷这时候已经知道，他们俩一个叫比利，一个叫斯格特。太祖爷爷拿出一张五美元纸钞，说：“你们也不用一趟一趟地跑了，我一次给足你们一百趟的钱，只要你们告诉我在哪儿能找到托玛琳。”又说：“我讲过不再和你们换糖块。你们要是不想说，也行，以后就别再来了。”

比利和斯格特面面相觑，然后放下手中的托玛琳，抓过五美元纸钞，对我太祖爷爷说：“你跟我们来。”

比利和斯格特带着我太祖爷爷翻山越岭一路往东，也就是朝着深山老林的方向。穿过桑塔·撒贝尔山谷，绕过埃尔昂矿泉，走了近两个时辰，最后停在梅沙·格兰德山脚一片橡木林中。当时正值夏末秋初，山里气温低，霜寒露重，地面已经覆盖上了薄薄的一层橡树叶。

比利和斯格特俯身跪地，扒拉开落叶，对我太祖爷爷说：“看，就在这儿。”

太祖爷爷不解：“哪儿？”

“这儿，中国人。”比利举起一块沾满碎叶的土疙瘩，“这玩意儿吸土屑，也吸枯碎的叶子末。个儿越大，吸得越多。”

太祖爷爷接过土疙瘩，拂去表面的尘土和枯叶，一块红艳艳、光闪闪的紫红碧玺就出现在了他老人家眼前。后有矿业专家证实，那里确实是一片极少见的“tourmaline blanket ledge（碧玺露天矿脉）”。

比利和斯格特告诉我太祖爷爷，这块地是有主的，它实际上是丹诺尔产业的一部分，业主就是丹诺尔先生。

太祖爷爷本想问问这位丹诺尔先生叫个什么名儿？官拜几品？在何处发财？上哪儿能找到他？可他还是忍住了。在没有十分的把握之前，太祖爷爷不想把这件事搞得太张扬。

爷爷说，我太祖爷爷这个人最大的能耐，就是能沉得住气。若是换了别人，找着那么多的宝藏，早就扯旗放炮、欢呼呐喊闹得人尽皆知了，可我太祖爷爷不这么做，他不动声色，前后花了差不多小半年的时间，先将弗斯鲁克谷一带各店主手里的托玛琳逐一收购过来，再送到华昌隆货行一倒手，成百上千倍地赚。等手中的资金攒足了，地价行情也打探清楚了，太祖爷爷这才找了个机会面见丹诺尔先生。

丹诺尔先生名叫亚当·丹诺尔，按照中国人的说法应该是当地的一个大地主。丹诺尔家来得早，在淘金热之前就到了加利福尼亚，当时政府鼓励白人圈地，丹诺尔家就圈下了从海岸到山里窄窄的一长溜地。可是等到后来加州发达了，北边开出了金矿，南边钻出了石油，却都没有丹诺尔家什么事儿，因为他们家那块地两头都不靠。所以几十年下来，这亚当·丹诺尔仍只是一个在土里刨食的农夫。

丹诺尔产业在山下的平原地带开垦了农田，山里因为没什么出产，便闲置荒搁在那儿。丹诺尔先生长年在山下种土豆，很少进山里来，也并不在乎别人在他的领地里伐一棵木或猎一只鹿什么的。

太祖爷爷面见丹诺尔先生，编了一套现成的说辞，说他和几个经商的朋友，因患风湿症需要经常到埃尔昂矿泉水里泡泡，一来二去就动了心思，想就近买块地搭间房也好有个落脚之处。

丹诺尔先生寻思，山里那块地闲着也是闲着，既然有人看上了愿意出钱买了去，何乐而不为？

这笔交易做得很爽快，双方在地契上签字画押后，丹诺尔先生对我太祖爷爷说：“齐了。等我得空上政府那里存一个档就完事了。”

太祖爷爷还催一句：“你可快去。”

丹诺尔先生说：“不急，不超出三个月就行。我眼下正忙着春耕呢。”

太祖爷爷当晚赶回山里，第二天一早就带着他的大侄子和陈老爷爷到了梅沙·格兰德山脚下的那片橡树林。扫去落叶后，光躺在地面上的碧玺就让他们捡了整四天，人挑肩扛昼夜兼程送到华埠的华昌隆货行，一次就净得一千美元。